



歌年

公浦季康



61

歌 手

公 浦 季 康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歌 手

著 者 公 浦 季 康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南京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 5/8 字数：85,000

1960年3月第1版

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-2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422

定价：(八)0.35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集了八个短篇特写。

《歌手》是写一个优秀的傣族老歌手康朗温，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，医治好了他的重病，还把他祖传下来的优美歌声用唱片记录下来永传人间，使他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。

《绿色的金子》、《依金娜和她的父亲》、《依金娜和她的嫂子》、《月光下》，描写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，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着激情，劳动干劲很大，思想觉悟迅速在提高。

《从都拉丙开始》、《婚嫁》、《春雨》，都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族色彩，表现了他们对新社会无限的爱和对爱情的坚贞不移。

目 次

歌手	1
綠色的金子	27
依金娜和她的父亲	42
依金娜和她的嫂子	58
月光下	74
从都拉丙开始	85
婚訟	91
春雨	111

歌 手

伯陶康朗温早已記不清楚他自己有多大年紀了。这倒不是他的記憶力不好，凭他的記憶，还能背誦成卷的經书，或是上百支歌子。整天整晚，从他那泉水一样滔滔不絕的喉头里，可以給人們唱出悠久的五十个年代，而且是那么鏗鏘有声。誰能說这位可敬的老歌手智慧已經衰退了呢？

然而，他毕竟是很老了，經他的歌喉曾經祝福过的新娘新郎，現在好多都做了阿婆阿爷，而有些更早的知音者，老歌手已經为他們唱了哀悼的挽歌，送他們回“西天”享乐去了。但直到如今，伯陶康朗温自己，却仍然象一株长寿的老榕树似的，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傣族坝子上。

天气晴朗的日子，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时候，人們才可以看到伯陶康朗温偶尔走出来散步的身影。他穿着他那显得有点窄小的褂褲，纏着长年不洗的顏色发黑的白布包头，手里拄着一根十八个竹节的弯把拐杖，带着他的鑲銀絲的烟管和黃銅的檳榔盒，搖晃着那瘦而佝僂的身体，在寨的周圍或是流过寨旁的河边走走。累了的时候，他就坐在接近路边的几株大菩提树下，遇到他的人，都十分恭敬的向他点点头打个招呼，老康朗温有时听到有时也点头但不論別

人说什么，他总是—味的“嗯嗯”不休，这代替了所有的回答。

他坐在菩提树的树根上，树根从地面上暴突出来，仿佛是一条预先安排好的放在那里的板凳，盘结在树干上的枝条，又恰好用来做了靠背，使他坐得很舒服。这样，就象释迦牟尼修行打坐—样，他能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消磨掉—个下午。做些什么呢？不，什么也不做，摸索着在背上和腿上搔痒，挖着鼻孔里丛生的黑毛，让顺河吹来的凉爽的风，吹—下那发红充血的眼睛，有时还咳着嗽，朝地下吐着唾沫，这便是老头儿康朗温常有的行径。而每当他望着那阳光照射得发白的小路，望着那—簇簇的凤尾竹，望着那平静的碧绿的河水，望着那顺着河生长的、挺拔的椰子树，他的心就感到—种莫名的安慰，—种老年人所特有的平静。—切都没有什么变化，好象在他年轻的时候，—切就都是这样。在这些地方，他用他的歌喉送走了青春；每一株小草，每一块石头，都能唤起他那埋藏在心底的感情。

树上的金蝉，因为习惯了树下这个孤独的老人，一点也不以为意地鸣叫着，此起彼落地应和着。康朗温惬意地闭上了眼，静听着蝉的歌，回忆着—个古老的传说，—首要唱三天三夜才能唱完的歌。在那个著名的传说里，金蝉，原是主人公撒目落的马铃……

可是，奇怪，蝉声忽然静—止了，小路上传来了人声、脚步走动声。康朗温向那边瞥—眼，有两个人从小路上走来了。前面是个女的，梳着两条辮子；后面跟了—个瘦瘦的小

伙子。从服装来看，这是政府下来的两个工作同志。那蓝色的制服，圆顶的遮阳小帽，在伯陶康朗温的眼睛里，并不生疏，虽然他对那些人并不亲近，并且经常地躲开他们的谈话，阻止自己的儿媳妇去开会，但他还是从很多人口中，包括他那十岁的小孙女依珍口中，听说了老李老张等好多人的名字，和他们的所作所为。不过，来的这两个人不象老张老李，他们一走近康朗温，就立刻问道：

“老人家，这是什么寨子？”

康朗温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那个梳辮子的女同志又尖声重复了一句：“老大爷，曼崩竜离这里还远不？”

真是怪问题！这就是曼崩竜，还问曼崩竜离这里远不！老康朗温思索着，心里可有点生气，这两个人对曼崩竜这样一个有名的寨子竟会无知到这种地步，能怎么说他们呢？

康朗温楞了一阵没回答，那两个人以为他耳朵听不见，議論着决定进寨子再说，就走了。

伯陶康朗温看着他们向寨门口走去，身上背的背包一起一落跳动着，年轻小伙子身后，还背着一个说长不长、说圆不圆、有点象个大葫芦的黑东西，每走一步就磕撞一下他的腿，“哐啷，哐啷”地响着，弄得他不能不好奇地盯着它。看着他们隐没到凤尾竹丛后面，这才喃喃地自言自语了一句：“谁知道，又来了两个干什么的！”说着，他向地下轻轻地吐了一口痰。

说实在的，从小孙女依珍和其他人嘴里听来的，这些工作同志都并不是什么坏人，他们为傣族人民做了

許多好事情。可是在他的脑子里深深地印着一段不快的记忆，时常促使他对他們疏远、冷漠，甚至怀着孤傲的自尊心，从他們殷勤的問候声中走开。

那是在一年以前的事了。有一天黄昏，他到祁寨岩卖坎家里閑坐。岩卖坎是个吹笛的老手。每次寨上盖新房或吃喜酒，只要請着老康朗温唱，也一定請着岩卖坎来用笛伴奏他的歌。他俩一吹一唱，就象一对双飞的蝴蝶那样亲切而諧和。問題不过是岩卖坎的名声不如康朗温大，而每次拿报酬也比康朗温少而已。

那天，他俩坐在火塘边，岩卖坎拿出小铁盒子里的檳榔木叶和儲存了很久的一点老酒，招待着客人，康朗温推託着，两个人从曼崩竜寨的老依奈怎样丢失了一条猪談起，談到了今年坝子里的燄佛和祭塔的事，談到天气和雨水，談到就要修到坝子里的公路，談到康朗温的寡媳和独孙女，也談到岩卖坎那一大群分居了的儿子和媳妇，談到工作队和那些令人莫解的工作，而最后就免不了談到他們自己的职业和处境了。

“你听說了嗎？”岩卖坎問康朗温。

“听說什么？”

“工作組呀！”他把嘴靠近老康朗温的耳朵，低声地說：“他們在寨上串来串去的調查呢！”

“这我听說了，他們要找一個叫做什么剝……剝削的，这是个人还是个东西，我可不知道。不过，跟你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老兄，你弄錯了，它不是人，也不是東西，我聽說的是這樣：把別人苦得的口糧拿來自己吃，那就叫剝削，象頭人給我們討官租，象我們唱歌時吃別家的飯，還拿錢……這些都是。”

“他們請我們去唱歌呀！”康朗溫不滿意地打斷了他的話，“難道還讓我們自己帶了飯團去嗎？”

“是啊！我也是這樣想，可是我還聽到有人在背後說你……”

“說我嗎？在背後說我的壞話嗎？你把聽到的全說給我吧！不要把舌尖上的話跟唾沫一起咽下去；雖說我老了，可還不想做一個饕子。”

岩賣坎的話一出口，就明白酒已經在他們兩個的身上發作了。本來他不想把這些聽來的閑話講下去，但他知道事情既然開了頭，伯陶康朗溫是不會罷休的，他只好答應把聽來的和想到的話全都說給老人聽，在沒有說出口之前先請他不要生氣。

“說吧！”康朗溫在一旁催促着，“要是唱一支歌子，這樣的開頭也嫌太長啦！”

“說起來也沒有什麼要緊的，你當過和尚，讀過經書，有人說你過去給土司唱過歌，好象工作組也知道了……”

“工作組怎麼說？……”

“倒沒聽見別人說什麼，只是那個老李笑着說了一句什麼封建迷信……我也記不得那些原話啦，看樣子，不需要我們再唱那些歌子了。”

“真要是这样，难道我还愿意再唱嗎？”

“唉！”岩卖坎苦恼地皺了皺眉头：“不唱歌我們也能过日子，我有儿子做田地，你儿子虽然不在了，媳妇卖米綫也能够养活你的啦。我只是发愁，別給我們把那頂剝削的帽子戴在头上啊！”

“我不相信，难道我的歌声和你的笛笛不是最美妙的音乐，而是犯罪的工具嗎？”

“听说，旧的不要了，以后唱新編的……”

“要是这样，我宁愿做个哑巴。”

心中不解的煩悶，长久地使他們飲着酒叹息着，而老康朗温的歌声，也就在那以后，很长时间和听众的耳朵隔絕。当人們拿来酒菜請他唱歌时，他总推說身体有病，年紀太大，婉言謝絕。

事情虽然已过去一年，在这一年中并且已經完成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，包括和平土改在內，但媳妇依爱嬌仍然在街子上卖米綫，伯陶康朗温仍然在寨子里四处走动，沒有見到任何一个人触动过伯陶康朗温那在人民中間所享受的荣誉。虽然他不象往常那样到四处去唱歌，人們仍称頌他为最有才能的老歌手，虽然他不去参加任何的集会和活动，人們仍然因为他的年紀而不去瀆扰他。老李那些工作同志对他很客气，招呼起来一口一声老爷爷，可是由于他那过于执拗的性格，他对那些經常出入寨子的这个那个同志，始終抱着冷淡的不可融洽的敌意。

刚才走进寨子里的两个人，又引起了伯陶康朗温不愉

快的回忆。他揮着手，象搗散一群蚊蚋似的，驅趕着心头的这些杂念。为了清爽一下头脑，他沿着河边走去。

五月的河，还没有发过渾浊的大水，碧綠的水流，被一些干旱的淺滩包圍着。从高处望下去，在这块綠色的平坝中，不太寬闊的小河，就象在綠色的外衣下，袒露出来的一只巨人的臂膀。

老康朗温望着，脑海里浮现出来了一只歌：

誰擦开勇士的衣裳，
露出那棕黑色的肩膀。
一块織布的梭罗板，
把叭亚哪典^①所伤……

以后他看見河中間岫嶙的石滩，老康朗温立刻又想起另外一个傳說：

……愚蠢的石头，
順了流沙河走來，
順了瀾滄江走來，
它們要为叭真^②，
去建造一所华丽的宮殿；
这时，天上的叭英^③听說了，

① 叭亚哪典，系傣族傳說中的无敌勇士，后为其妻所出賣而死。

②、③ 傣族神話中的天王。

立刻变成了一只白头鳥；
去給愚蠢的石头說出忠告。……

他正在心中小声唱着，那白头鳥如何說服了石头，石头又如何听从了他的忠告，在河道中停下了，以至直到現在流沙河的石头还是这样多时，忽然有人在背后喊他了。

“爷爷！快回来吧！有人在家找你啊！还送来好多好看的絲綫和茶叶，好多好多礼物呐！……”

老康朗温看見孙女小依珍跑来，便停下口中的歌問道：“誰来找我，誰送禮給我？”

“是两个工作同志！”依珍装作很懂事的說，“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，女的还梳了两条长辮子。”

康朗温老爷爷明白就是剛才看見的那两个人了。“会有什么事呢？”他心里这样想着，随着依珍回到了家里。

一进门，只見那两个穿藍制服的人早坐在堂屋中間了。小竹桌上放着絲綫、茶叶、檳榔等好多东西。但他俩現在都正在看着阳台上几盆开败了的玫瑰花。

两人看見小女孩带来的老爷爷，正是寨边見過的那个老人，嘴快的那位女同志立刻就驚訝地說：“啊！原来你就是伯陶康朗温啊！”

“你們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听说你很会唱歌，是位出名的贊哈，^①我們两个是专

① 贊哈，傣語歌手。

門來向你學習的。這點小禮物請你收下，想來你老人家不會不答應吧？”

“啊！學我的歌嗎？”老康朗溫一下子覺得很驕傲，居然他們來學我的歌子了。他再問一句：“學傣族的嗎？啊？”

“是啊！學你的，傣族的。”

但是他瞥了桌上那些禮物一眼，卻又突然憂郁起來，張開嘴巴，對他倆指了一指自己的喉嚨說：“老了，嗓子害了毛病，不能再唱歌了。”

剛來的兩個人有點發愁了。他們咕嚕着說了幾句什麼，老康朗溫不懂，但是他明白這樣的拒絕了他們，拒絕了那些禮物，他們是調查不出什麼來的了。在他那衰鈍的眼睛里，因此還透露了幾絲狡黠的微笑。

兩個青年人坐了一會兒，就無奈地走開了。他們是到工作組去的。老康朗溫等他們一走，就叫自己的孫女兒小依珍把絲綫、茶葉等好多東西，用一張芭蕉葉一起包好，送到工作組去，還給他們；順便還可以听听他們給工作組說些什麼。

依珍是個听话的好孩子，阿爹還在她出生那年就害熱病死了，家裏面除了阿媽，就只有爺爺這一個親人。她從心眼里愛她的爺爺，也願意為他做事。當爺爺老康朗溫用那樣小心慎重的口氣，托付給她這樣一個任務時，她睜大着眼睛點著頭，一聲不響地馬上就捧著那包東西，吧噠著赤裸的小腳，向工作組跑去了。

小依珍去了很久才回來，這中間使老康朗溫等待得很

不耐煩。可是当他一看见小孙女儿是那样提着裙子、兴奋得满脸通红地跑了回来时，他想，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。

果然，从小依珍的嘴里，他打听到了这样一件事：那两个年青人，不是普通的汉族干部，他们是汉族中间的赞哈，而那个象个大葫芦一样背在他们背上的黑东西，名叫“小提琴”，小依珍听见他们拉着那个琴，说出了许多又象流水又象鸟鸣那样好听的话。

老康朗温放心了：他们是赞哈，那么，也许，真是来向他学傣歌的吧？也许，不会对他有什么恶意吧？不过，他仍然向小依珍问道：

“他们说到什么剥削的事情不？”

小依珍歪着头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嗯，好象说过啦，工作组老李还提到土司和你的名字，那两个汉赞哈吵了起来，他们说什么民族……民族文化的，要老李留心你，说你怕是有顾虑，不肯唱……那个女的赞哈看见我在门口站着老不走，还把我叫了进去，给我吃了块甜甜的糖，问我道：‘你爷爷是不是真的病啦？’……”

小依珍说着，高兴地露出牙齿笑了，她很得意她能说出这么些个新名词：顾虑啦，民族文化啦，这些都是她在一路上反来复去背诵熟了的。那些字眼虽然古怪，可是对于聪明伶俐的小依珍来说，不是什么学不会的学问啊！

但爷爷康朗温却一点也不高兴，一点也不笑。他一把抓住了依珍的手，嗓音颤抖地问道：“你怎么……怎么回答她的呢？说，快说！”

“我告訴她你沒有病，沒有大病，人少的时候，譬如在家里，有时候你还給我唱好多好听的歌子哩！……”小依珍還沒有說完她的話，就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头，自己一定是說錯了什麼話了，因为爷爷康朗温突然捫住心口那样大声地呻吟了起来。他用拐杖重重地敲击着地面，直瞪着眼睛罵着：“你个憨丫头，真是聪明臉孔笨肚腸，找不着好汉子的，你……”

那些話是罵得那样难听，从来沒有听过的那样刺耳，以致小依珍几乎生气得哭了起来。而剛从街子上卖米綫轉回家来的依爱嬌，康朗温的寡媳，在跨进家門口后，听見了那一連串的詛咒，也忍不住插嘴說道：“依珍她爷爷，干什么这样淘娃娃家的气啊？娃娃要做錯了什么事，还有她阿媽在啊！”

老康朗温听見媳妇的話，沒再作声，只是咳嗽着喘着气摸到套間里去了。整夜整夜，他搵摸着那些字眼：“剝削”啦、“顧慮”啦、“民族文化”啦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；而当他想不透这中間的含义时，他作出了結論：那两个汉贊哈一定仍然是搞什么調查的，要不，他們不会一眼就看出他的嗓子沒有病，他們之所以送来絲綫和茶叶，那正是来試探他，看他要不要人家的东西。于是，他决定从明天起，只要汉贊哈在曼崩奄一天，他就在床上睡一天；他不仅要装出一副生病的样子，而且就是在家里，在一个人的时候，也决不唱半句歌。那样，就算那个汉族的女贊哈再給小依珍吃上十块糖，也决不会从依珍嘴里打探出什么真情实况来了。

果然，第二天，两个年青的汉贊哈在工作組老李的陪同之下，一起来看他了。老康朗温在床上大声哼着，推說身子不舒服、心煩，拒絕了他們到套間里来看望他。两个汉贊哈为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，沒再說什么。工作組老李把他們帶回到緬寺住下了。

一連有好多个夜晚，寨上都熱鬧地唱着歌，唱着那些新編的歌頌共产党、毛主席的新歌。从緬寺門口的廣場上，不时地傳來象脚鼓的欢乐的声音。小依珍每夜都要到好晚好晚才回来睡覺，哼着新調子，向就着火塘正在紡綫的阿媽，嘰嘰喳喳地叙述着那两个汉贊哈怎么白天跟大家一块儿劳动，晚上跟大家一块儿唱歌的事情。老康朗温在套間里听着这一切，暗地里怪不好受地絞着手指头，想着：“哼！要是我来編，准会比他們編的好得多！”

時間过得很快，倏忽間，三个街子都过去了。两个汉族的贊哈离开了曼崩壘。他們始終沒有从老康朗温那里学到一支傣歌，因为在这整整三个街期里，康朗温沒有爬起来走动过。媳妇依爰嬌把糯米飯团按时送到套間里，心里想着：老头子不中用啦，也許不久就該請烏鴉^①吃飯啦！而奇怪的是，也不知为了什么，許是这些个沒有歌唱的日子使老康朗温过分煩惱了的緣故吧，老康朗温本来还只是装装病，躺在床上不起来，以后却弄假成真，真个的害起重病起不了床了。

① 傣族风俗，人死埋葬后要在坟前撒飯請烏鴉吃。